

06988

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在中央宣传部
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出版社

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在中央宣传部
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 乔 木

人 民 出 版 社

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在中央宣传部
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 乔 木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印张 29,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9,000

书号 3001·1829 定价 0.19元

作者前记

这篇讲话已经发表过几次。每次发表前，作者都曾经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现在在文艺报要发表和人民出版社要出单行本的时候，作者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因此，它和最初发表的样子已经有了不少差异。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M1187/09

同志们：

这次会议今天就要结束了。我现在就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到的五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第一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为什么要开这样一次会呢？跟六中全会决议的传达、讨论、贯彻是不是协调，会不会分散全党的注意力？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政策有没有变化？应该明确地答复：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在一个重要方面的贯彻执行，或者说是它的必然的、必要的继续。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政策没有变化。

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谈话、讲话的内容，既不限于一个电影剧本，也不限于文艺工作和思想工作，而是涉及我们党目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不敢坚持批评自我批评传统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无论思

思想工作，经济工作，政府工作，部队工作，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在党内外、军内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一些有重要影响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进行教育、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问题是，究竟实行不实行？坚决实行还是不坚决实行？

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着重说到了当前社会上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党内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且指出很多同志和很多组织对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不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必须坚决纠正。

这里我想简略地说一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含义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里的首要的自由，就是资本家进行雇佣剥削的自由，维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自由。这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其他各种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竞选自由，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自由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由这种自由派生出来，并为它服务的。而当前我们社会上出

现的这种思潮，它的特征正是极力宣扬、鼓吹和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想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竞选制，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一定范围内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的金钱崇拜、唯利是图的思想 and 行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等等，“引进”到或渗入到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来，而从原则上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这种思潮的社会实质，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要求_{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和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清和掌握这种思潮的意义和特征，有助于我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防止滥用，注意划清一些重要的界限。例如，一个党员或公民对于某一党组织的某一决定、某一工作或它的某一负责人提出批评意见，是属于正当的民主权利，而不能把它说成是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如，我们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学术自由

和文艺创作自由，是科学艺术的发展所必需的，同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在科学研究机构和艺术事业机构内，集体计划和个人活动自由之间的关系，无疑需要妥善解决，但一般说来，也不涉及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反之，谁要是确实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否认、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求和实行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无论他怎样狡赖，我们都必须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对电影剧本《苦恋》和根据这个剧本摄制的影片《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就是因为它们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无论是在《苦恋》还是在《太阳和人》中，作者和编导都采用对比的手法，极力向人们宣扬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四人帮”就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内乱就是社会主义；似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并没有得到解放和幸福，而只有愚昧和迷信；似乎党和人民并没有对“四人帮”进行斗争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

看不见一点光明，一点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只是惨遭迫害和屈辱；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于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这种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和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有些同志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同三中全会以来直至六中全会一贯提出的反对党内的“左”^{〔注〕}的指导思想有没有矛盾？确实，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党中央都着重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这次会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但是从各方面各地区的具体工作（也包括思想工作）上说，纠正“左倾”错误还有大量的任务没有完成，这在耀邦同志庆祝党的

注：文中左和左倾作为贬义词时，都加引号，表示这不是真的左，是假左或过左。

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里已经讲清楚了。因此，批评、纠正和防止“左”的错误，在今后仍然不能放松。但是无论六中全会决议，或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指导方针，都没有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对立起来。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都危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哪一方面采取不承认主义或不干涉政策都不行。而且，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于给那些顽固地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人们输送弹药。“你看，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都是三中全会干的好事！”他们就会以此来煽动人们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种煽动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也不能估计过低。因为社会上甚至党内确实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而这种思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在广泛范围内公开出现过；你若不能同这种思潮作切实有效的斗争，岂不是证明还是他们的“左倾”那一套“有办法”？岂不是证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有“正确的一面”？这当然是诡辩。没有科学理论根据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解决任何思想问题，而只是制造了一系列的思想混乱。“文化大革命”使极

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得到了恶性的发展，给现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基地；“文化大革命”在一些缺乏历史经验的青年和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中造成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失望的情绪，在同外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相结合情况下，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另一方面，不继续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也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制造借口。“这还有什么民主，还有什么双百方针？还不是棍子帽子辫子的老一套？”极少数人还会煽动说：“这不是封建官僚特权阶级的专政？除了实行两党制，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除了再来一次革命，中国怎么能现代化？”对于这些不同性质的谬论都必须坚决彻底批驳，但是“左”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可能给以正确的批驳，而只能使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我们有些好心的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怀有完全正确的革命义愤，但没有认真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这样就缺少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不自觉地沿用了过去习惯了的某些简单化的方法，也产生了一些事与愿违的结果。由此可见，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确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略。

这种两条战线斗争不但是—种理论上、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这个现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表明，剥削阶级作为—个阶级在我国大陆虽然已经不存在，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它还在—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并且会在某些条件下有所发展。我们既不能夸大这个事实，以致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不能忽视这个事实，真正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听任那些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肆无忌惮地腐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切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如果过去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实，或者还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的严重性，请赶快清醒过来，振作起你们的精神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腐蚀，并且首先防止我们的某些党员在这种腐蚀的影响下腐化变质吧！

现在来说这次会议和六中全会决议的关系。六中全会的决议有很多部分的内容，跟小平同志的谈话、耀邦同志的讲话有密切的联系。比方说，六中全会决议的(34)段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我们的国

家就必然要四分五裂，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就只能被断送。党的领导曾经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够用这个作为理由来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那只会招致严重的灾难。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改善自己的领导，加强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一定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巨大的责任。这是属于决议基本内容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动摇？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是以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为核心。那么，我们要不要跟这种思潮作斗争？如果不跟这种思潮进行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我们怎么能贯彻执行六中全会的决议？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四个现代化？

决议的第(35)段第四条讲：“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

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这就是说，无论对于敌对分子的活动，或是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包括还不属于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其中当然就有各种不同情况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站在这种思潮方面的任何人，无论是否党员，如果坚持宣传一种违背社会主义、否认党的领导的纲领性主张，坚持奉行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原则而实行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破坏，拒绝改正，他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都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其次，又必须按照情节轻重和自觉程度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第(35)段第五条讲：“决不能让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在任何范围内重演。”第(35)段第六条讲：“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同一段第十条

讲：“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必须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离开党的正确原则的各种错误思想，根除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

第(36)段特别说明，我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理论，因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它已经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灾难，党的灾难，但是，这决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不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了。我们的革命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事业，比过去的革命事业更深刻、更艰巨，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而且需要十分注意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这就是说，我们既要跟各种各样的公开的、暗藏的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也要跟虽不属于敌对分子破坏活动、但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党的领导的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

总之，六中全会决议不但严肃地批评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指导思想，而且严肃地批评了那种否认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求为此而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耀邦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的腐朽庸俗作风，是同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相容的。”“过去我们主要的错误是过火斗争，结果走向反面，导致人们既不愿自我批评，也不敢开展批评。我们要把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纠正过来。”这次小平同志的谈话和耀邦同志的讲话，又着重讲了这个方面。这就是要求全党在传达、讨论、贯彻执行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务必不要放松这个方面。

还需要着重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一些组织、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涣散软弱状态，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贯方针。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关于要求文艺界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的段落，中共中央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

知》中的有关段落，一九八〇年二月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有关规定，耀邦同志一九八〇年二月在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一九八〇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有关段落，以及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一月《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有必要把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指示集中地温习一下，因为显然很多同志已经对它们记不清楚，至少在实际上没有完全按文件的规定去做。

总之，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召集这次会议决不会对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有什么不利，决不会对讨论、执行六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不利。有的同志似乎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并由此认为中央政策多变，这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过去已经提出多次，现在还特意召集一次会议，这就表明，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中，中央的这个方针收到的效果不大。效果为什么不大？因为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和行动还很涣散软弱，有极少数人